



责编 张祚臣 李 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李 斌 排版 韩淑华

青島之夏

四序迁流，洞察时光 解读文化，品味墨香

【琴島】

邮箱: qdrbzzc@163.com

◆ 櫻 宁

再仰又是秋天

仅仅是过了一个女人的生理周期，季节已骤然转换。转眼又是秋天。转眼，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度过了冬天，春天和夏天。

前几天出门散步的时候，黄河一路路南一小片玉米刚刚达到我的腰身，还未显露水，今天已经不可阻挡地抽穗、抱纓了。时间流逝的速度快得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站在彩虹桥上，极目望去，城市的燥热俨然已退，露着干干净净的楼区。天空一下将自己提得很高。云彩漫无目的地飘荡，想自己证明时间。湖里的莲叶，早在很多天前就已经盈满，也许是忙于扩张地域，整整一个夏天，并没有递出几朵像样的莲花来，只偶然的几朵白莲夹杂在蒲草和芦苇中间，推来搡去的，衣衫凌乱，光泽暗淡，不久便凋谢归去。就连莲蓬子也未曾结出，白莲短暂的一生，着实让人唏嘘不已。芦苇、蒲草，这些自然的孩子，最能感知季节的脾气和召唤，前段时间还疯狂地想爬上岸边，扩张地盘，今天就鸣锣收兵偃旗息鼓，伏倒在湖里，一副听天命的模样。旧岁的枯干还在湖里擎着它们破损的旧旗子，今年的已经枯黄，大有加入它们，自甘退出的架势。

就在我能来的几天里，我霸占的石头的四周，我的脚边、槽边，开满了金灿灿的金鸡菊，黑心菊。俯身就可以和她们笑靥相对，抬手就可

以享用她们送出的黄金。可现在，仅仅一个立秋的字眼，那些大牌开放炫耀她们金属光泽的菊花，就只剩黑黑的心了，丑陋寂寥。在我看不见的日子里，谁操控了她们的命运，令她们交出毕生的财富。从而赤裸裸地归去，还顶着一个“黑心”的罪名。谁又掌控着一个女子的命运，让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穿行、打拼，茫然不知所措。

对于秋天的到来，鸟儿依然选择飞翔，树木依然选择沉默。而我也终将无法逃避季节的追踪。每次散步，都遇到那个有脑血栓后遗症、拖着一条腿的老人，秋天促使他有了惊人的变化。才开始，他骑着一个三轮车到湖边，双手颤抖，右腿拖拉着，全身的重量压在一条左腿上。他的眼神无望，甚至透出绝望。扶着三轮车一步一步地挪移，像一个刚刚学习走路的孩子，蹒跚卖力小心翼翼。看到我后，总是扶住车子停下脚步，并努力站稳，以维持一个男人的自尊。其实，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嘲笑一个倒下去、又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人比我更有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刚刚，他扶住彩虹桥的铁栏杆，几次试着抬腿，看样子是想爬上彩虹桥或者爬到彩虹桥的那边去，看看那些行云流水般打太极练剑的老人们和自己是怎样的不相同。咚的一声，他那条僵硬缩短了右腿，一下敲击了桥的阶梯，声

音甚至传到了我站的地方。接着他双手抓紧栏杆，移上了左腿。眼睛里流露出胜利者的光辉。我在心里一步步地喊着加油，加油，而不能去搀扶他。就像当年故意不去搀扶父亲。作为家里的山，家里的顶梁柱，谁愿意坍塌而无救。我盯着他，感受他一步一步敲击阶梯的力量和决心。感受着他想重新站起来自如行走的强烈愿望。

如果我愿意开口，我会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几个字送给这位老人。可是很久以来，我习惯了沉默不语，习惯了对于遇到的事物默默地感受、感悟甚至感动，从而付诸文字。终于，他爬上了桥顶，太阳以温暖耀眼的光芒迎接了他，笼罩了他。从太阳的光辉里，我看到的是一棵历经风雨、遭受雷击的大树，充满了弯曲之美。尽管已经无法直刺苍穹，却也有着不向命运低头的劲头。

不由得说说遇到的另一位老人。他是一个双腿截瘫者，每天摇着轮椅，准时出现在彩虹湖的西边。那横在他面前的桥梁，无论他如何努力，终将不能跨越。

他摇着轮椅绕着平坦的地方转来转去。看碧荷壮大家族，听布谷催熟故乡的麦子，看云彩散漫地挂在桥上，看远处的花朵红了又黄。看一些具有双腿的人，说笑着去了远方又从远方

归来，绕过他，又去了各自要去的地方。而他困在轮椅上，不能起身，更不能迈步，这样几年或者几十年直到终老。

这样的境况一定比我当初的遭遇更加糟糕和难受。他在生活里，基本是以半个人而存在。几次经过他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帽子，把脸埋进帽子里，从不发出一声感叹或者呻吟。就在初秋的第二天，我经过他的时候，他猛然从帽子里抬起头来，在他抬起头来的那一刹那，我忽然发现他的耳朵里塞着耳机。我冲着他笑笑，他也回敬我微笑。他笑得温暖慈祥，一点也不像一个瘫痪的人的心态和笑容。那笑容是宽厚的、平静的、温暖的。他已经平静并快乐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树林里那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子，真是有点不自量力。刚开始碰到他的时候，他呐喊着撞击一棵大树，大树除了颤抖几下，扔下几片叶子，并没有倒下的迹象。难道，他不知道大树是有根的吗？这几天，他的举动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他竟然玩起了长时间的倒立！怎么，他想以血肉之躯扛起这茫茫尘世，想把一个地球都扛在自己肩上？

如果可能，我也想玩玩倒立，顺着失去的光阴，看看自己是怎样一天天老去的，怎样一步步树立起和命运抗争的勇气的。



◆ 邵志奇

泗水寻芳

人生路上，我们时常会偶遇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处风景，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冥冥中，也许我和泗水这座小城真的有缘。

泗水坐落于山东济宁地界，距青岛有300多公里。因为是第一次去，所以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记得南宋诗人朱熹写的《春日》里有两句诗：“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就提到了“泗水”这个地方。

正值初春时节，三月的青岛还春寒料峭，泗水县城却俨然已是盛春了，而我们一不小心就和鲜花盛开的春天撞了一个满怀。这是一座花团锦簇的小城，整个城市掩映在花红柳绿里。“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感觉朱熹的后两句诗才是最精华的两句，也是这个城市的真实写照。

听当地的主人说，“泗水”这个名字取自贯穿城市中心的泗河，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条河的流向居然是自东向西。后来才得知，原来是因为整个泗水县城是东高西低的地势走向，和我们国家西高东低的地理走向竟然相反，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

中午吃饭时，主人热情好客，带我们品尝了当地正宗的鲁菜。泗水距离曲阜古城很近，大约有100多里的路程，所以泗水也算是典型的孔孟之乡了。主人吃饭时礼数很多，有时会起身给客人端酒，而这杯酒是必须要喝的，这是当地的一种待客之道，我们也只能客随主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地这家饭店上桌的一道菜都很精致，口味也不错，颇具鲁菜的风韵。不像青岛菜那么任性、自然又随意，让人感觉一来青岛就得吃海鲜，尽管吃海鲜喝啤酒是青岛土著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或眷恋，但不得不说，青岛餐饮的粗犷和单一比起这座小县城里鲁菜的丰富以及精致度上都逊色了不少。

上午在来的路上，恰好途经一座依山傍水的寺庙——安山寺。网上一查，着实吃了一惊，原来泗水的安山寺居然是一座隐藏在此的著名古刹！寺院历史悠久，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三年，还是东鲁佛教圣地。传说寺院里有一棵孔子在此讲道时手植的银杏树，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么久远的银杏树，在无数个日夜里，沐浴在寺院的钟声里，与佛法三宝为伴，肯定已沾染了一些禅心和佛性。于是大家商定，下午返程时一定要专程进寺膜拜一下，它已经在这里等了我们好久，这辈子能遇上，也许就是一种缘分。

但事与愿违，因为下午急着返程，走得匆忙，所以就和安山寺擦肩而过了。“也许是缘分未到，时机还未成熟的原因”，在开车返程的路上，我这样宽慰自己，“山水有相逢，等着我，我肯定还会再来看你。”

果然机会又来了。一个月后，我们开启第二次泗水之行。这次轻车熟路，飞驰在高速上，好像此时正沿着一河流向前行，而我们正在逆流而上。

如果四月的青岛是盛春，那么四月的泗水就是初夏。可能是内陆升温较快的原因，这里仿佛已经进入了夏天。午餐过后，当地主人主动提出要陪我们去逛一逛附近的安山寺，弥补一下上次的缺憾，这正符合了大家的心意。

当怀揣着虔诚之心和敬仰之情，有幸第一次迈入这座历史悠久的山中古刹时，我的内心却是一片安宁。安山里湖光山色，游客不少，人们三五成群，开开心心地笑着走着。没走出多远，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那棵古银杏树。我围着它走了一圈，此时它正在着急地换着春装，抽出一条条新枝，一片片新绿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样子。或许它想让自己精神抖擞地见我，在时光的海洋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遇见，希望我们彼此都已经超越了那个过去的自己。

今年秋天，古银杏树又会是这个样子呢？满树黄澄澄的叶子肯定特别美，美得壮观，让人窒息，美得更像一个仪式，辉煌、灿烂、盛大。这是一个秋天的秘密约会，只有你和我知道，希望我们能有缘再聚。有些事，缘分到了，便水到渠成，可能就是这个时候。

有时想想自己的人生，曲曲折折，真的很奇妙。当我们转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时，好像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糟糕了。有时我们用尽毕生精力去苦苦寻找和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经营的生活和事业里。

人生就是一条河流，希望我们都能拥有一颗善良柔软、坚定勇敢的心，既悲天悯人，又勇往直前，活成最好的自己。

◆ 李 蕾

黄盒子美术馆

（四首）

傍海落地窗

傍海落地窗
深海一样的灰蓝色
大窗格接壤小窗格
横平，竖直
透明的世界，游标卡尺一毫一毫丈量规则
每扇窗垄断一片海
框在窗格里的浪花
构不成汹涌澎湃

幸运的狗尾草

一群狗尾草
幸运地拥有落脚之处
世纪大道 半截路旁
围挡与路沿石的夹缝间
它们排着密挤狭长的队伍
收敛薄叶，瘦削谷穗
不敢向前半步
仿佛跻身城市有侵占之过
每当车辆经过
沉默的草丛拼命挥手
追问
日渐成熟的种子
该去哪里

旧耳麦

季风跟着节气走
春来捧花香，冬来戏雪花
旧耳麦将陈年风声
藏于古琴七弦
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
后浪与前浪一样
裹挟泥沙而上
裹挟泥沙而下
涛声时有黏连
没有一缕媲美鸟鸣
独立而清脆

一只旧耳麦清空潮起潮涌的噪音
这才听见
初秋田野上
小小的麦粒在泥土里轻声哼唱

路过一间屋子

路过一间华丽的屋子
入口与出口对立
LED灯频频更换壁画
仿佛表演变脸术
花花绿绿的光线伸出诱捕之手
璀璨的屏幕前，人影显得黑暗
四壁、天花板、地板都是哈哈镜
曲线主宰的镜像里
人影绰绰
谁也无法辨清
哪个是自己

◆ 朱云彬

茶之韵味

茶，从杯里到嘴里，英文只有一个词Drink，而汉语里，至少有喝、饮、品、吃、灌等多种说法，可见茶和中国人关系之密切。好多人为了健康把烟戒了，把酒戒了，从来没听说过谁把茶戒了。看来，能够全程陪同人到底的只有茶。

茶有纯净品质，茶主有品茶之纯心，茶友亦存真诚之心，这便是茶道之“纯”。我喜欢品茶，一人独处时，泡上一杯清香的绿茶，然后，一边喝茶一边看书，那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放松方式。透过晶莹透亮的玻璃杯，可以享受更多的茶趣。每每看到袅袅腾起的氤氲，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和煦的春风吹过茶园，茶园就像绿色的海洋，美丽极了。然后就不知不觉地陷入漫无边际的悠思遐想之中，这是一种入禅的意境，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浓淡相宜的泼墨山水。

“闲梦江南梅熟时，夜船吹笛两潇潇，人语驿边桥”，正是唐代皇甫松的《梦江南》所描绘

过眼烟云，唯有无私奉献才是真正的永恒。品茶中，我发现品茶的最佳感受就在那一杯清茶的淡淡滋味，浅尝最为甘美，也更为持久，并更具回味，过度了反觉乏味，正所谓“过犹不及”。

如果人们穷奢极欲，什么甘甜皆已尝遍，便会有茫然无措之感，就是面前堆满山珍海味，也难有好胃口。唯有淡泊，才能宁静，才能对人生做最深入、最细致、最真切、最独到的品味。唐代刘贞德总结出茶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以茶可行道；以茶可养志。人生百年，其实就是一盏茶的工夫，浩浩功名，或许也只是一盏茶的修行。

由此可见，茶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表达了人们对情感和生命的态度，蕴含着更深的精神境界，正如茶圣陆羽所言：“懂茶之人，必定是精行俭德之人。”

青 岛 石

这就是产于青岛，加工于青岛的大理石。大理石的王国，群星灿烂。青岛又几乎囊括了全部的品种。对石沉思，思绪纷飞。“条灰”——当即联想到那源远流长的延续不断的人类历史。“晚霞”——似夕阳晚照，云霞飘浮，立时无限遐思。

“山水”——在白色底子上拼接之后，便可欣赏诗趣盎然的风景“国画”。“金刚黑”——墨黑的石材又硬又黑，泛着一层晶晶亮光，顿生庄严、素雅之感。最让人啧啧称赞，被认为大理石天花板的“雪花白”，质地细腻，洁白如玉，宛若凝脂，清亮绝伦。又像雪花，那么纯真，那么圣洁，那么明艳。

还有“竹叶青”“莱阳绿”“奶油”……美不胜收，每一种都有其美学新意。电视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电视将世界的距离缩短了，是电视把人类的感情升华了。然而，电视机荧光屏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青岛的石头特产——石墨。

青岛的石墨储量异常丰富，照目前的开采速度，据称可以开采800余年。青岛石墨储量不仅在全国首屈一指，质量也是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青岛石墨年产中碳磷片石墨万余吨，量大质优，走红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青岛一家企业生产的柔性石墨版材及系列密封制品被誉为全球“密封之王”，曾获国家金奖。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们离不开的石头——滑石。在您的化妆品里，在您的衣服里，在您使用的纸张里，在您的居室里，在您的保健药品里……无不有滑石的神奇功效。

平度的片状滑石，耐磨强度高，韧度极强，还曾获得国家金牌产品称号。

科学家们还发现，青岛的麦饭石有可以被溶解出来的元素40多种。用麦饭石做原料制成的饮料和营养保健品，畅销海内外。中国海洋大学研制成功的麦饭石挂面，声誉甚高。

◆ 周常温

我爱石，尤爱青岛石。

石头，犹如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在这部恢宏的史册里，青岛石又堪称石头家族中的佼佼者。青岛拥有的石头多石头美，且以固有的独特的风格称雄华夏，确是中国一绝。

百年之前，崂山一带发现多类石材：花岗岩、大理石、闪长石、玉沸石等数十个品种。德国机构检验认为，其质地之纯，色泽之优，硬度之高，实乃难得。随即，青岛石横空出世，声名鹊起，被赞作“国货之光”，建筑界采用甚广。

崂山花岗岩以灰白、肉红两色为主，质地坚致，素雅美观，品相庄重，富含石英，绝不酸化。抛光之后，浅焦糖色而又带淡黄底子，并有黑花、白花树托，色泽清雅，柔和光润，明亮灿烂，雄壮富丽。每每对之，便有返归自然的亲切感，惬意至极，仿佛置身于天堂。

迄今为止，中国自古以来来采挖的最大料石——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高14.7米，宽2.9米，厚1.1米，净重103吨，是1952年从青岛浮山开采运往北京的。纪念碑的碑身、碑座及栏杆等料石，共计600余立方米，1600多吨，均出自此处——崂山石头彰显了一种崇高美。

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首都地标建筑和毛主席纪念馆等，均充盈着崂山石的风采。

崂山石楼房，粗犷、豪放，像一幅幅浑厚有力、苍劲大气的书法精品。采用剁斧剁过的崂山块石的建筑，严谨执着、端庄工整，像一幅顿气韵生动的楷书佳作；用崂山乱石砌成的墙壁，潇洒、豪放、脱俗、质朴，更像直抒胸臆的草书。

站在平度大理石厂门前，望着平度大泽山大理石的天然纹理组合成的《云海松涛》壁画，国画大师刘海粟流连忘返。画里，那山势之雄奇，那云海之汹涌，那画面之俊秀，那意境之深邃，真是大自然造化的杰作。刘老先生叹为观止：“远看云山皆有色，近听风水却无声。”